# 供需适配与协同共治：新发展阶段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境与路径

闫合伟 申鹏超（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家政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家政服务技能人才的主渠道，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家政服务业的提质扩容与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高素质技能人才供给不足、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错位等问题依然突出。本文从供需适配与协同共治的视角出发，梳理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逻辑，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产教融合、教师队伍与社会认知五个维度剖析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优化人才供给结构、深化课程教材数字化改革、激活产教融合组织、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完善制度供给等实践路径，以期为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数字化转型；适应性

## 一、问题提出

扩大内需、提振居民消费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家政服务业已从传统的家庭劳务帮工发展成为覆盖养老照护、母婴护理、病患陪护、整理收纳等多元场景的现代服务业态。据统计，我国家政服务业市场规模已从 2012 年的 0.16 万亿元增长至 2024 年的 1.23 万亿元，13 年间增长近 7 倍，预计 2030 年将突破 3 万亿元[1]。产业的快速扩张对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要求，而家政职业教育正是支撑这一产业发展的基础。

然而，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随产业扩张而自然消解。《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25）》的数据显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 19.71%，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偏低、专业技能不足的问题依然严峻[2]。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仅 117 所高职院校开设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占全国高职院校数量的比例不足 10%，人才培养规模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增）[3]。一边是“有人没活干”，一边是“有活没人干”，这种结构性错位折射出家政职业教育在适应产业变革、对接市场需求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亟待从培养体系层面加以系统破解。

近年来，国家出台《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将“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上升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4]。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家政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与民生需求联结最为紧密的领域之一，其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千万家庭的生活品质，更关系到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社会认可度。

既有研究对家政职业教育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家政服务消费与家政职业教育之间的联动机制，强调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双向互动关系[5]；二是从教育内部出发，剖析家政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社会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适应性问题。既有研究为理解家政职业教育的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以下方面仍有拓展空间：

表1　全国家政学专业开设院校及评级情况

| 评级 | 排名 | 学校名称 | 所在省市 | 总分 |
|---|---|---|---|---|
| A+ | 1 | 中华女子学院 | 北京 | 36.2 |
| A+ | 2 | 吉林农业大学 | 吉林 | 34.8 |
| B+ | 3 | 河北师范大学 | 河北 | 27.4 |
| B+ | 4 | 湖南女子学院 | 湖南 | 24.0 |
| B+ | 5 | 哈尔滨商业大学 | 黑龙江 | 23.9 |
| B | 6 |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 福建 | 18.6 |
| B | 7 | 郑州师范学院 | 河南 | 18.2 |
| B | 8 |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 河南 | 17.7 |
| B | 9 | 浙江树人学院 | 浙江 | 13.6 |

数据来源：软科. 2024 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 家政学 [EB/OL]. [2026-10-21]. 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

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课程与教材变革的关注不够充分；对产教融合组织运行机制的分析尚显薄弱；对教师队伍身份认同与数字能力建设的探讨较为零散。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将家政职业教育置于产业变革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系统审视其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

## 二、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逻辑

### （一）人口结构变迁与消费升级提出的现实要求

家政服务业的需求根源在于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小型化趋势加剧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传统家庭内部的照护功能正在加速向社会化服务转移。老年群体对康复护理、慢病管理等专业照护的需求持续攀升，年轻家庭对科学育儿、早期教育能力的育儿人才需求旺盛，中高收入群体则对家庭健康管理、智能家居运维等复合型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差异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构成了家政职业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也倒逼人才培养规格随之调整升级。

从供给侧看，我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队伍庞大但结构失衡。全国约 3000 万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比超过 70%，女性占比在 90% 以上；年龄结构上，“4050”人员占比超过 60%，40 岁以下仅占 25%；学历层次上，中专、技校和职高学历占 54.21%，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14.71%[2]。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专业训练不足，难以满足社会对高品质家政服务的需求。家政职业教育作为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阵地，其改革发展的紧迫性由此凸显，亟须在规模与质量上同步发力。

### （二）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赋予的功能定位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属于类型不同、地位同等的两类教育形态。这一国家层面的定位厘清，扭转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依附于普通教育的刻板认知，标志着职业教育脱离了普通教育“附庸”的定位，形成具备自身发展理路与运行架构的独立教育体系[5]。置于这一类型教育的分析框架下，家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逻辑不能直接移植普通

高等教育偏重学科知识体系的培养范式，而需要锚定家政服务业民生属性、服务属性的产业特质，紧扣一线岗位的真实能力诉求，搭建以岗位职业能力为内核、实践教学环节为主线的人才培养框架，使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评价方式统一于岗位实际需要。

从教育体系纵向贯通的视角看，家政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需要打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之间的层级壁垒。当前，我国家政学专业高等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仅河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少数高校开设家政学本科专业（见表 1），家政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更为稀缺，呈现出“两头缺失中间薄弱”的格局。因此，家政职业教育的提质建设，需要在普职融通、纵向贯通的现代职教体系之中重新找准自身功能定位，持续打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有序衔接的人才成长上升通[6]，并以专业标准与课程衔接为纽带，实现各层次培养目标的递进贯通。

### （三）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家政服务业的业态形态。智能家居运维、AI 健康监测、数字化家政服务平台等新兴业态的涌现，不仅改变了家政服务的供给方式和消费场景，也对从业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要求[7]。与此同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推进，为家政职业教育的教学范式革新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支撑。虚拟仿真实训项目、数字化活页教材、线上模块化课程等新型教学资源的落地，能够有效缓解家政实操实训长期面临的投入成本高、操作风险大、动作示范难以重复复刻等现实痛点，助力人才培养效能与培养质量同步提升。在此基础上，还应推动数字技术与课程体系深度融合，将数据分析、智能设备操作等内容纳入核心课程，同步提升学生的数字应用能力与人文服务素养，并依托校企共建的数字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动态更新，使人才培养紧跟业态演进步伐。

然而，数字化转型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数字技术仅被简单地用作教学管理的监控工具，而非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判断和学生的技能习得，那么数字化反而可能成为教师的额外负担[8]。从媒介场景理论的视角看，数字技术介入教学后，传统的物理教学空间正被虚实融合的新型场景所取代，教师的角色也随之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教学场景的构建者和学习过程的引导者[7]。角色转换意味着教师不能止步于掌握软件、平台等基础操作技能，更需要形成依托数字技术再造教学链条、调适师生互动方式的综合能力。如何把握技术赋能的边界、守住职业教育育人本质，如何把数字素养要求系统性嵌入家政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是家政职业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时代命题。

## 三、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 （一）人才培养目标模糊，供给与需求结构性错位

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建设的逻辑起点，目标定位是否清晰直接决定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评价标准的方向。调研发现，部分开设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存在目标空泛、定位雷同的问题，现有家政相关专业的培养目标多停留在概括性表述层面，一般界定为“培育具备良好职业道德、通晓家政服务基础理论与实操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未能围绕家政服务细分岗位群开展定位，对岗位所需专项能力的描述也较为模糊。这种“大而化之”的目标定位，导致毕业生在就业时出现“业内急需的人才学校培养不出来，学校培养的毕业生行业用不上”的尴尬局面。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家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动态对接机制。一方面，家政服务业内部细分领域众多，收纳整理师、母婴护理师、养老照护师、健康管理师等新兴岗位不断涌现，而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调整往往滞后于行业变化；另一方面，家政企业大多为中小微企业，占比高达 91.7%，

普遍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和长期规划，鲜少深度介入院校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过程。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对接不精准，使得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裂隙不断扩大。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审视，这种结构性错位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宏观产业结构变迁、中观教育制度安排与微观院校行动选择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9]。

**（二）课程体系特色不足，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对照《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多数院校在课程设置上存在“千校一面”的现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的划分虽基本规范，但在具体内容上缺乏校本特色和行业针对性，地方文化特色课程和反映学校自身优势的课程比例偏低。更为突出的是，面对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家政服务领域的渗透，课程体系的数字化更新速度明显跟不上产业变革节奏，数字技能类课程的开设比例和教学质量都有待提升。

教材建设是课程体系的重要支撑。当前，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虽已初具规模，但在教育层次分布上仍以高职专科为主，中职和职业本科阶段的优质数字教材相对匮乏[10]。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领域的数字教材建设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将虚拟仿真技术、交互性功能融入家政技能教学，如何开发与行业岗位标准紧密对接的立体化教学资源，仍处于探索之中。数字教材的应用场景不深、互动性不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

**（三）产教融合组织松散，多元主体协同失灵**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是摆脱家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困境的重要方法。然而，实践中家政职业教育领域的产教融合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多数院校的家政专业与企业合作仅停留在签订协议、挂牌实训基地的阶段，缺乏共同开发课程、共组教学团队、共担实训教学等实质性深度合作。部分校企合作项目因企业参与意愿不强、院校运行机制不畅而流于形式。

从组织演化的视角看，产教融合组织的运行需要政策导向、业务合作、原生职责等多重动机的协同驱动，也需要合理的投入产出机制和外部环境支撑[11]。在家政领域，由于行业内企业以小微企业为主，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收益预期往往不确定，而院校在合作中又常常处于主导地位，企业的话语权和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尊重，导致合作关系脆弱、合作深度不足。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也未得到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协同治理结构。

**（四）教师队伍身份认同模糊，数字能力存在短板**

教师是人才培养的第一资源。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由于开设时间短、专业积淀浅，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特殊困难。多数专业教师并非家政学科班出身，而是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专业转岗而来，行业一线实践经验不足[4]。与此同时，企业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参与学校教学的渠道尚不畅通，兼职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教学规范性都有待加强。

数字化背景下，“双师型”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凸显。教师同时承担着理论教学、实践指导、学生管理和校企协同等多重角色，角色边界模糊、职责负荷过重，容易导致身份认同的碎片化[12]。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压力下，部分教师对技术应用存在“高频依赖、低度整合”的现象——各类数字教学平台被广泛使用，但技术仅停留在任务发布和数据记录层面，未能深度融入教学设计和技能训练过程。教师数字素养的不足，直接影响了数字化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

**（五）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制度供给尚不完善**

社会认知和价值认同是影响家政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家政服务在传统社会分工中被视为“伺候人”的低层级劳动，社会

公众对家政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认为读家政专业“没面子”“没前途”。这种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了优秀生源的报考意愿，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专业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制度供给层面的不足同样不容忽视。家政服务业的标准化体系、信用评价体系和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保姆不同命”“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依然存在，消费者对家政服务的信任成本较高。这些问题折射到家政职业教育领域，表现为人才培养的行业标准衔接不够紧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学历教育的沟通不够顺畅、毕业生职业发展通道不够畅通。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反过来又制约了社会对家政职业教育的认同和投入。

## 四、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 （一）锚定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供给结构

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建立在对产业需求展开系统调研、进行动态追踪的基础之上。教育行政部门需与行业组织联合，推进家政人才需求预测工作，定期发布《家政行业人才需求报告》和《家政行业技术技能人才供需清单》，以此明确家政服务领域未来一段时间内岗位群的分布情况、能力要求的变化趋势。各个院校应依据这些内容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把行业最新的岗位标准、技术规范、服务流程有机融入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中。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院校能够依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区域产业特色，施行差异化的人才培养策略。对于幼儿师范类院校而言，可以侧重于早教、婴幼护理两个方向；医护类院校则侧重于病患陪护、康复护理方向，综合类院校能够在家庭管理、高端家务管理等方向上形成自身特色。此外，还应深化职普融通，在中小学劳动教育里渗透家政职业启蒙，在职业院校中打通从中职到高职再到职业本科的成长通道，以此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发展选择。

### （二）深化课程与教材改革，推进数字化转型

课程体系的重构需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打破传统学科逻辑的束缚。各院校应围绕家政服务职业岗位群的核心能力要求，按照“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思路来重构课程模块，将收纳整理、母婴护理、养老照护等核心岗位技能课程做实做精，同时增设家庭财富管理、家庭教育指导、家庭营养膳食等拓展性课程。课程内容应及时吸收人工智能、智慧养老等新技术在家政服务领域的应用成果，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发展同步。

教材建设方面，应主动对接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的政策导向，着重强化家政类数字教材的育人属性和职业属性[8]。一方面，要推动传统纸质教材的数字化改造，整合音频、视频、动画、虚拟仿真等多媒体资源，开发具有交互性和沉浸式体验的数字教材；另一方面，要深化校企合作开发教材，将企业真实项目、岗位操作规范和典型案例引入教材内容，实现教材内容与岗位能力要求的无缝对接。数字教材的应用不能停留在“电子化”的初级阶段，而应通过教学数据分析和学习行为追踪，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精准支持和个性化指导。

### （三）激活产教融合组织，构建多元协同机制

产教融合的深化不能仅靠行政推动，而需要激发各参与主体的内生动力。院校应主动对接家政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区域中小微企业，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式：与大型家政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核心课程、组建教学团队；还可与中小微企业通过订单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等方式开展灵活合作。地方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政策工具，降低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成本和风险，从而让企业从合作中获得人才红利和技术收益[6]。

行业协会作为衔接政府监管端、院校供给端与家政企业需求端的中介枢纽，应充分释放自身

的协调治理与公共服务效能。一方面，立足家政服务业细分业态的真实用工需求，牵头联合头部家政企业、职教专家共同研制适配行业发展的家政服务人才培养行业标准与能力评价规范，厘清不同岗位层级家政从业者的能力边界、素养要求与考核细则；另一方面，常态化组织家政领域职业技能竞赛、从业人员能力等级认定与水平评价工作，以赛促训、以评促学，推动行业能力评价结果与院校人才培养成果互认。同时，主动搭建常态化的校企信息对接与资源互通平台，打通人才需求发布、实习岗位供给、师资共培共研的信息壁垒，缓解校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难题。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职业院校、家政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家政从业人员多元主体构建协同共治网络，明晰各主体权责边界，逐步塑造政府政策引导托底、市场需求牵引驱动、行业自律规范约束、职业院校主动变革供给的良性产教融合新生态。

**（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重塑身份认同**

教师队伍是家政职业教育提质的核心支撑，双师队伍建设需要从制度源头优化认定规则与评聘体系，厘清校内专任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差异化的权责范畴、能力框架，破除当前部分院校中将“双师型”简化为一纸证书、流于身份标签化认定的浅层化倾向。院校需要建立分层分类的教师成长支持体系，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匹配差异化成长方案：面向新进教师落实系统化岗前培育与在岗企业跟岗实践计划，夯实其行业认知与实操基础；为中青年专业教师打通课程资源开发、科研探索、一线行业实践融合发展的成长通道；依托教学创新团队、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载体，为骨干教师搭建教研共创、技术服务与成果转化的发展平台。

数字素养培育是新时代家政职教教师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院校需要把数字教学应用能力纳入常态化师资培训的核心模块。相关培训不应局限于基础信息化工具的操作教学，而要立足家政实训教学场景，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设计优化、实操训练革新、过程性评价落地等真实教学问题展开研修。支持教师依托虚拟仿真实训资源、智能辅助教学工具重构家政技能课程的实施形态，在数字化教学落地实践中持续沉淀数字教学胜任力。与之配套，院校还需调整教师考核评价导向，扭转单一倚重论文、纵向课题的评价惯性，把课程教学改革成效、下沉家政企业开展技术服务与实践指导的成果、指导学生技能竞赛等实绩纳入考核维度，使教师在教学、实践、育人等多维度的价值贡献获得制度层面的认可与激励。

师资建设同样不能忽视教师内在的职业情感与身份认同塑造，这也是家政职教双师队伍稳定发展的内在根基。院校可以依托常态化的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健全师徒结对的传帮带机制，持续拓展教师深入家政一线开展行业实践的渠道，让教师在持续的教研互动与行业浸润中培育职业归属感与价值成就感。在育人文化层面厚植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跳出家政服务的刻板认知，正视家政职业教育本身的社会价值，将家政人才培育视作兼具民生意义与育人价值的事业，以立德树人的内在使命感维系长期稳定的职业热忱。

**（五）完善制度供给，提升社会认知与价值认同**

家政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提升，既需要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努力，也离不开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一方面，要完善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和标准化建设，推进行业信息归集和信用评价，让优质服务获得市场溢价，让失信行为受到有效约束。另一方面，要健全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制度，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职称晋升通道，提升从业者的职业尊严和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家政服务“低人一等”的社会偏见。

在教育系统内部，应加强家政职业教育的宣传和引导，通过职业体验活动、媒体正面报道、

优秀毕业生典型宣传等方式，展示家政职业教育的发展成果和职业前景。同时，应将家政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劳动教育中渗透家政职业启蒙，在社会培训中扩大家政技能培训覆盖面，逐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和支持家政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此外，职业教育科研教研的支撑作用也不可忽视。面向家政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从“学校好不好”的单一评判转向“教育适不适合”的深层追问[10]，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改进提供学理支撑，同样是推动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还应健全教研机构与院校、企业的协同研究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课程标准和教学方案，并建立改革成效的跟踪评估制度，使宣传引导、启蒙渗透与科研支撑相互配合，形成可持续推进的整体合力。

## 五、结语

家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教材改革、产教融合机制、教师队伍建设和社会认知重塑等多个维度，绝非单一环节的改革所能奏效。在新发展阶段，家政职业教育需要主动回应人口结构变迁和消费升级的现实呼唤，顺应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以供需适配为核心逻辑，以协同共治为基本路径，不断增强自身的适应性和吸引力。唯有政府、院校、企业、行业和社会各方形成合力，才能真正打通家政服务产业与家政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结通道，实现产业发展与教育进步的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1]莫荣.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8.

[2]莫荣,丁塞尔,韩巍.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2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

[3]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 [EB/OL].(2020-02-04)[2026-10-21]. https://zyyxzy.moe.edu.cn/home/major-register.

[4]闫文晟,刘芸,李晓梅.增强家政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家政学刊,2025,2(2):122-130.

[5]闫文晟.家政服务消费与家政职业教育的联动机制: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家政学刊,2026,3(2):134-141.

[6]谢莉花,占梦君.职普融通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推进路向[J].现代教育管理,2026(4):117-128.

[7]许艳丽,田梦远.场景重塑与角色嬗变:数字化时代职业教育教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6,44(10):101-106.

[8]葛道凯.发展适配现代化进程的职业教育科研教研[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18):12-15+81.

[9]槐福乐,付赵波.结构、制度与行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递嬗逻辑与实践路径[J].成人教育,2026,46(11):55-61.

[10]孙薇.职业教育数字教材高质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十四五”职教国规教材和全国教材建设奖获奖教材的实证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9):85-92.

[11]施星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演化的影响因素及发展策略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6(19):87-95.

[12]成光琳,张阳子.数字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身份认同的困境与支持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6(7):89-97.